

文明下的小小生命

「人類文明誕生的標誌是什麼？」教授在下課前問。那天，水滴沿著屋瓦滑落，烏雲籠罩三峽這座小小的城。

宗教、織品還是棺槨？四周的人各自有著不同的想法，教授說下次上課記得提醒他解答，接著桌椅喀吱喀吱的響，人群很快就鬧哄哄的散了。之後，大家一如既往的忘記這個問題，教授自己也沒想起來。

秋去冬來，一學期縮短為十六週後，寒假一下子就到了。我特別喜歡坐在靠窗的位子，高鐵從板橋行駛到左營約莫兩小時左右，一路上景色有高樓大廈，也有綠野芳田，魚塢的養殖水車濺起水花，爺爺曾說一座魚池一定要有兩台水車，一台壞了還有另一台可用。倚在窗上，和煦的陽光曬著半張臉，曬著曬著就睡著了。

因為是靠窗，中途沒有人會叫醒我，一直到彰化站我才被尿意喚醒。醒來時，天色已經漸暗，窗外的汽機車紛紛打開大燈。外頭暗了後，玻璃就變得跟銅鏡一樣，能隱約反射出車廂內的畫面，我看見自己睡眼惺忪的臉，還有團像棉花糖般蓬鬆小巧的球狀物，那是隻純白色的比熊犬。

牠被放在我身旁座位上的全罩式提籃內，隔著遮罩縮著身體，不太想搭理人。正當我疑惑的同時，跟鞋噠噠的腳步聲打亂了腦內的思緒。

「抱歉，我剛剛去接電話。」她說，接著把提籃放置到地板。比熊犬也像有所感應似的，抬起頭來蹭著遮罩，發出細而破碎的鳴咽。

「牠幾乎看不見。」也幾乎發不出聲。

她說這是她養的第二隻狗，叫做安安，和平平在十幾年前一起被她領養，那時就已經被割去聲帶，收容所救出來時皮膚和呼吸道都嚴重感染。繁殖場裡，幼

犬泡在糞水和尿液中，許多母犬生到脫肛，已經死了大半。今年安安已經十四歲了，有白內障和認知障礙，忘記怎麼握手和坐下，經常對著空氣發呆。

「平平也是比熊犬，幾年前在醫院打針後就死掉了。」我心想，願牠來世平平安安。

準備下車前，她把放在大型行李區的車架搬到走道旁，接著將提籃放上去，組合後就像一台嬰兒車。列車緩慢駛進終點站：下車時，請記得您的隨身行李，並留意月臺間隙。

「這是蠟筆小新配音員配的。」我愣了一下，才知道她是在說高鐵到站的廣播語音。

「安安還看得見時很喜歡蠟筆小新。」後來我上網查才知道，這位配音員叫蔣篤慧。不只蠟筆小新，花輪、柯南，和漩渦鳴人等也是她配音的角色，而她本人已在 2019 年因子宮頸癌病逝。

和下課的教室一樣，車門開啟後大量的人潮湧上月臺，擠個水洩不通，當時的我並沒有拖行李，因此選擇了走樓梯。左營的高鐵和臺鐵可在站內轉乘，上到穿堂層後，我便急切地往臺鐵的方向移動，在轉頭確認大廳時間時，一臺寵物推車正好從遠方的電梯出來，緩緩往更遠處前進。

如果用人類的年齡來看，那是幅孫女推著奶奶的光景。

「那是隻很幸運的狗。」回到家後媽媽說。她許多年前曾養過八隻狗，品種有吉娃娃、狐狸犬、貴賓和米克斯，後來她不養寵物了，因為無法面對牠們的離去。她說那就像你看見自己的小孩出生，開始學爬學走，接著小學畢業後突然就開始工作了。不知不覺，牠比你老了。

一直到去年暑假，她才養了一隻櫻桃紅腿陸龜，又叫做侏儒紅腿象龜，特色是四肢和頭部上有著鮮豔的橘紅色鱗片，腹甲最大不會超過三十公分，很適合現代小家庭的形式。最重要的，壽命平均長達五十年以上。

「我走了後換你養。」媽媽對我說，我笑了笑。

我從小就特別喜歡動物，尤其是狗，不分品種的喜歡，大人們那時說我長大可以考慮當個獸醫。前陣子，媽媽養的陸龜因為肺炎去動物醫院治療，短短五天的看診費就要近萬元，她說結帳時旁邊的貓手術加住院費要八萬，診所外還大排長龍等著看診。

「你應該當獸醫的。」家人圍爐時一口同聲的對我說。

「或做醫美也行。」親戚補話，火鍋咕嚕嚕的滾。

過年後的某個深夜，我在屏東的好友 Y 傳了段影片給我，內容是他在他家車庫內撫摸著一隻黃毛的米克斯。他說那隻狗叫多金，是對面養的，鄰居已經連續好幾天不讓牠進家門了，因為多金不帶財，店裡的生意連續虧了好幾個禮拜。

多金是趁著 Y 開門時偷跑進車庫的，Y 和我一樣，喜歡動物大過於喜歡人。他把門打開想讓多金出去，但多金死活不肯離開，Y 想大概是餓了，便去廚房拿晚餐剩餘的菜飯給多金。下一秒，牠果然狼吞虎嚥了起來。

Y 後來又陸續傳了幾段影片和照片過來，多金是隻極其親人的狗，只要 Y 伸手，牠都會乖巧的躺地讓人撫摸，露出腹部已發育的乳頭，用一雙無辜的大眼望著你。之後，因為 Y 的媽媽擔心多金半夜在車庫裡大小便，他還是把多金移了出去。

往後幾天，Y 和我經常傳訊息分享多金的近況，白天時他通常找不到多金，Y 的媽媽說可能是去附近的菜市場找食物了。我和 Y 討論是否應該找人收養多金：「那家人根本不要牠了。」但他回覆暫且等等，過幾日再說，也許這兩天他們就放多金進家門了。

我將這件事告訴媽媽後，媽媽在 Line 的家族群組內發布了訊息，詢問親戚們如果確定多金是被拋棄後，有沒有人願意收留。不久，小阿姨聯絡上了我，說

現在就能夠開車過去將多金接走，雖然她們不能養，但至少能先讓牠有個遮風避雨的地方，再慢慢尋找合適的收養人。

「阿姨不能養兩隻，兩隻狗是哭。」

接到消息後，我立刻打電話給 Y，等了許久都沒人回應。與此同時，媽媽還聯絡了收容所，對方告知目前並不接收米克斯，只考慮其他的品種，抱歉抱歉。媽媽一手拿著電話，用無奈的臉對我聳了下肩。

後來 Y 才傳訊息告訴我，多金不見了。

那天晚上，我和 Y 騎車在他家附近穿梭大街小巷，中間我們甚至一度猜想鄰居可能讓多金回家了，便讓 Y 的媽媽悄悄去鄰居家看看。這個愚蠢的念頭，讓後來的我難受了許久。

「多金的狗屋已經被拿來放打掃工具了。」Y 的媽媽在手機另一頭說，接著嘆氣。

然後，就沒有然後了。多金消失在了街鄰裡，媽媽說這或許都是命，多替牠唸阿彌陀佛。一直到最近，228 連假回家時，Y 又再度跟我聊到了多金。他開頭說，你別太生氣喔，真的。我皺起眉間，像預料到壞事即將發生一樣。

有次 Y 的媽媽和鄰居家奶奶聊天時，對方不經意說了出來多金的下落。

「她說她兒子發現多金被車撞了之後，又把牠載到更遠的地方丟了。」

原來，之前白天多金不是去市場找食物，而是一次又一次載去棄養，又一次次的走回來。Y 的媽媽說，多金應該是半夜在家附近被撞的，因為附近沒有什麼路燈。

牠到最後，還在等鄰居開門。

Y 發送完訊息後，我沉默了許久，接著慢慢移步下樓。找到媽媽時，她正在幫陸龜清洗玻璃缸和換新鋪在底部的木材，她說烏龜的大便真的好臭喔，臭死了。我過去幫忙，烏龜嚇的把頭縮進殼裡，一陣子後才慢慢伸出來。媽媽說一直叫牠烏龜也不是辦法，決定幫牠取個名字，就叫做平安，一家大小都要平平安安。

「阿彌陀佛。」我回覆 Y，有點難以再忍受。Y 的訊息氣泡顯示他輸入了幾個字後又刪除，重複修改著內容，最後仍沒有發送。

那之後，我們再也沒有提起多金。有次，Y 的姊姊在路上遇見我，便急切的跑過來說鄰居家在多金不見後生意也沒有好轉，每晚都有兩三台轎車停在門口，幾個人就在庭院裡徹夜喝酒，狗屋裡擺滿了空瓶。

「每次看見那個爛人，我都很用力的瞪他！真的很用力！」她氣急敗壞的瞪大雙眼。

「牠或許找到更好的人家了。」我拍了拍她的肩膀，像是對自己喊話般堅定的說。

開學後不久的通識課，中途我去裝水時正好聽見一旁教室內的教授提問：「人類文明誕生的標誌是什麼？」

這次，他給出了答案，是一條曾斷裂又癒合過的大腿骨。

在野外，倘若你腳斷了，你很快就要死了，因為你不能逃離兇猛的野獸、不能去取水，也不能採集食物填飽肚子。沒有動物在大腿骨斷裂後還能繼續生存。

「一條斷裂又癒合的大腿骨表示有人背他到一個安全的地方，並且願意和他分享食物。」

下課後，我先傳訊息給家教學生的家長，說今天身體不適，能否改天另行補課，而家長也很爽快的答應。那天北部高溫上看 31 度，許多人牽著狗在北大草坪上散步，是三峽冬日裡少見的大晴天。

我進到超商買了兩個貼著友善時光的御飯糰，一個肉鬆一個雙蔬鮭魚，結完帳後快步回家。坐在書桌前撕開包裝紙，接著大口咬下，一口接著一口，至此我都没哭，將飯糰一次次塞進嘴裡，最後灌入幾口水，把米粒和海苔全吞下去。這時候媽媽正巧打來，她說：「開學還好嗎？身體好不好？」我說好，身體好，眼眶逐漸匯集一片烏雲。接著有些啜泣的問她平安好嗎？妳好不好？她停頓了下，接著發出噠噠噠的打字聲。

「想哭別說話，一切都好，一切都很好。」